

جبران خليل جبران

断翅的雄鹰

—— 纪伯伦作品选

中国笔会中心组编



折断的翅膀

纪伯伦作品选

《译林》编辑部

江苏人民出版社

折断的翅膀

——纪伯伦作品选

译林编辑部

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

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苏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 9.25 插页 3 字数 200,000
1984 年 7 月第 1 版 198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印数 1— 9,500 册

书号：10100·761 定价：0.95 元

责任编辑 汪永标



纪伯伦 · 哈利勒 · 纪伯伦

纪伯伦为
《人子耶稣》所
画插图



纪伯伦为
《行列》所画
插图

目 录

一棵苍翠的雪松·····	杨孝柏	1
——纪念纪伯伦诞生一百周年		
折断的翅膀·····	郭黎译 朱威烈校	23
〔附录〕		
纪伯伦和他的《折断的翅膀》·····	朱威烈	95
诗情与哲理的结晶·····	李辰民	99
——评纪伯伦《折断的翅膀》		
草原的花朵·····	杨孝柏译	103
叛逆的灵魂·····	杨孝柏译	131
泪水与笑靥·····	杨孝柏译	173
风 暴·····	王复 陆孝修译	219
奇 谈 录·····	王伟 朱威烈译	257

一棵苍翠的雪松

——纪念纪伯伦诞生一百周年

在黎巴嫩北部的高山上，有一片茂密的松林。一条清澈的泉水，从松林中涓涓流过。其中，长着一棵具有数百年树龄的古松，高耸入云，几个人都无法围抱。令人想起杜甫的诗句：“霜皮溜雨四十围，黛色参天二千尺。”

这便是著名的黎巴嫩雪松。

在黎巴嫩和阿拉伯人民的心中，也生长着这样一棵黛色参天的雪松。它那刚劲的英姿，清新的芳香，不畏严寒的品格，引起人们无限的联想，给予人们深刻的启示。

雪松，是黎巴嫩的标志，黎巴嫩的骄傲，也是黎巴嫩近代著名作家、诗人、艺术家纪伯伦·哈利勒·纪伯伦在阿拉伯人民心中的形象。

如果你能透过“霜皮”，数一数，便会发现，这棵生长在人们心中的雪松，已经有了一百个年轮。

啊，你这苍翠的雪松，哪一块土地，是你扎根、萌芽的地方？哪一条甘泉，你曾从中吮吸过琼浆？你曾在哪里沐浴大自然的雨露、阳光？你又从何处摄取了生命的滋养？

啊，你这苍翠的雪松，你那树干上，伸展出多少根枝丫？你那枝头上，抽发出多少根青针？你那青针中，悬挂着多少个松果？你那松果中，又包藏着多少颗籽粒？多少个故事？

就在那片松林的附近，就在那条名叫卡叠什的泉水旁边，坐落着一个古老的黎巴嫩村庄——贝什里村(Bsherri)。这个村庄，在中世纪，曾是一个部落的中心。但是，到了十九世纪，当年的繁华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
十九世纪初，阿拉伯国家一方面仍处在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的残暴统治下，另一方面，又面临着西方殖民主义势力的大举入侵。在叙利亚和黎巴嫩，农民们除了要向土耳其苏丹缴纳繁重的赋税外，还要负担各种徭役。为了防止农民逃跑和反抗，土耳其政府在农村中建立了连环保制度，一人有罪，株连保甲。在一次对农民暴动的镇压中，土耳其统治者残酷地命令他的近卫兵，割下俘虏的肢体，一块块地烤来吃。其残忍恐怖，不可名状……

与此同时，西方资本加紧了对叙利亚、黎巴嫩地区的掠夺。一八四一年，法商和英商相继在黎巴嫩开办了纺织厂，使当地手工业遭到了严重的打击。一八六三年，法国公司又承建了从贝鲁特到大马士革的公路，为进一步进行经济掠夺铺平了道路。在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者和西方殖民主义者的双重压迫下，这一地区的阿拉伯人民生灵涂炭、民不聊生，纷纷被迫出走，流落到美洲大陆去谋生……

“看到亲人们在此受熬煎，

他们挥泪决定离开家园。

迎风劈浪，泛舟而去，

痛苦燃炽着心田。

并非是他们甘心把你离弃，

只因为这里生路已断。”

这是一位黎巴嫩诗人在描述十九世纪末叶祖国的悲惨生

活时所写下的诗句。

贝什里，和黎巴嫩的所有村庄一样，呈现出一片凄凉的景象。只有马尔·萨尔基斯寺院仍然威严地屹立在怪石嶙峋的山岗上，象征着信仰，象征着权力。这信仰，虽是穷苦村民的信仰，而权力，却只是封建贵族的权力。

一八八三年十二月六日的晚上，寒风凛冽，税务员哈利勒·纪伯伦的家里，生下了一个小男孩。

“咱们叫他什么？纪伯伦！和他祖父的名字一样……”哈利勒喝得醉醺醺的，望着躺在床上的妻子卡米兰，高兴地说。

听到新生儿哇哇的哭声，母亲流下了两行泪水，不知道是欢乐，还是忧伤。是的，这是她与哈利勒婚后所生的第一个孩子。六年前，她和前夫流落到巴西，在生下一个男孩布特罗斯以后，丈夫便死去了。孤儿寡妇，返回贝什里村，被哈利勒收养了下来。今后的生活又会怎样呢？哈利勒工资微薄，又抽烟，又喝酒。这幼小的婴儿，能养得大吗？这娇嫩的幼芽，能经得起狂风暴雨的吹打，茁壮地成长吗？

门外，北风一阵紧似一阵，卡米兰的脸上又添上了一层愁云。她这时还没想到，在今后的四年里，小纪伯伦又要有两个妹妹来与他一起分食家中仅有的一点口粮。贫困与饥饿，已经象北风似地逼近了他们的家门……

“纪伯伦，不要在学校也读书，在家里也读书，出去玩玩吧！”母亲说。

出去玩？和谁玩？和那些穿着破烂的衣服，光着两只脚的中国孩子一起玩吗？到哪儿去玩？这里，一间间破旧不堪

的房子紧紧地挤在一起，在两排房子之间，只有一条狭窄的通道。路上，堆着一堆堆垃圾、瓜皮，引来一群群嗡嗡地叫得让人心烦的苍蝇。每走几步，就会遇到一滩发臭的水潭。刚洗完的衣服、裤衩晾在从窗口伸出来的竹竿上，一滴滴水珠，无情地向行人的头上滴下来……

这里，便是波士顿的华人区，也是波士顿的一个最穷苦、最肮脏的贫民窟。从中国、爱尔兰、叙利亚和黎巴嫩来的移民都聚居在这里。

卡米兰带着长子布特罗斯、次子纪伯伦和两个小女儿从黎巴嫩移居到这里来已经两年了。刚到这里时，纪伯伦才十二岁。

“你一直要到美国去，是我阻拦了你。现在，我想了许多，知道你是对的。这里，再也活不下去了，也没有你的出路……”一八九五年的一天晚上，当布特罗斯回到家里时，听到母亲这样跟他说。

那时，布特罗斯是一个刚满十八岁的青年。他深信自己年轻，强壮，只要肯出力，可以挣钱寄回来给父亲抽烟、喝酒，可以供养弟弟纪伯伦读书，可以让母亲和妹妹过上较为宽裕的生活。

现在，两年过去了，他们一直和这些穷苦的华人一起住在这贫民窟里。为了让一家人吃上顿饱饭，为了让弟弟能够上学，布特罗斯和其他移民一样，在艰辛地挣扎着……

“多少次，我逡巡在凄凉的荒原，

背上的包袱，几乎把我的腰折断。

多少次，我挨户叩打门环，

历尽辛苦，顾不得酷暑严寒。

多少次，黑夜里投宿密林，
没有阳光，没有明月，只有闪电。
多少次，我头枕胳膊、石块，
胸上怀着我的那柄短剑。

……”

这是一位阿拉伯侨民诗人对当时侨民生活的真实写照。
似这样的生活，什么时候才能熬出头？纪伯伦的目光躲开一群在窗外混战的中国、阿拉伯、爱尔兰的孩子，又低下头去看起书来。

“你在读什么书？”母亲问。

“《托姆叔叔的小屋》……”

“英文的还是阿拉伯文的？”

“当然是英文的！”

“才两年你就能读这样的英文书了？”

“我们的英文老师很喜欢我，这本书就是她给我的……我告诉您我们美术老师的事儿了吗？今天，她带来一个人，是个画家，看了我的画，说我是个当画家的材料，约我明天去找他呢！”

“你去吗？”

当然去，纪伯伦多么爱画画啊！他要画汤姆叔叔的小屋，他要画这些穷苦的中国人，他要画黎巴嫩的苦难生活……

可是，母亲和哥哥却决定把他送回父亲的身边去，让他在黎巴嫩继续学习阿拉伯文。

一九〇二年四月四日，巴黎的上空春光明媚，塞纳河上

吹来了一阵阵初春的和风。一位从黎巴嫩返回美国途经巴黎的异乡青年，独自坐在巴黎圣母院附近的一张椅子上，陷入了沉思。

年轻人衣着朴素，但显得十分整洁。从那洋溢着青春的脸上，可以看出他约莫才二十岁的样子。青春，宝贵的青春，是怎样度过的？应该怎样才不致虚度？意大利的著名画家米开朗琪罗（Michelangelo）、波堤切利（Botticelli）、蒂蒂安（Titian），荷兰的画家伦勃朗（Rembrandt），美国的诗人伦纳德（Leonard），他们又是怎样度过了自己的青春？

米开朗琪罗！他既是雕刻家、画家，又是诗人，愿他能再生人世，请求他收自己作为门生，学习艺术。……

可是，钱，哪来的钱能继续供他读书？为了让他能回黎巴嫩去学习，哥哥工作得更加刻苦了，两个小妹妹也开始用手中的针线来谋生。

四年了，就象现在这样，在贝鲁特希克玛特学校的冷板凳上坐着。不，不象现在这样！现在，眼前是充满活力的生活，是埃菲尔铁塔，是塞纳河，但在希克玛特学校里，眼前永远是一块漆黑的木板。

词法，句法，修辞，韵律……在四个学年里，每个月，每个星期，每天，每节课，都得反反复复地听着这些枯燥无味的课程。什么时候才能迎来一年一度令人兴奋的暑假呢？假期里，他照例可以回到贝什里村，回到那松林中，泉水旁去，回到那放牛的牧童中去，听他们吟唱：

“爱情的路上花鲜艳，

迷恋着你啊难回返。

迷恋你，路遥远，

倒不如分手断思念。”

学校的老师为什么不讲一讲这些诗句里的词法、句法、修辞、韵律？莫非，民间的情歌就不能进入神圣的课堂？

啊，爱情！就在这四年里，他尝到了初恋的甜蜜和痛苦，他看到了心灵的泪水和笑靥。但是，当他象一只鸟儿飞回波士顿时，却已经无力鼓起那折断的翅膀了……

暑期，纪伯伦在贝什里村度假时，遇到了当地封建贵族扎希尔家的侯莱小姐。侯莱比他大两岁，言谈高雅，丰姿秀逸。两人一见倾心，来往甚密，成了一对恋人。

一九〇一年，学期结束了，纪伯伦照例从贝鲁特返回乡村去过暑假。回家后的第一件事，便是去看望侯莱。但是，他俩那过分密切的关系被侯莱的哥哥察觉了。一个贫穷的小税务员的儿子怎能高攀贵族家的小姐？侯莱再也不能出来会见纪伯伦，纪伯伦也再不能踏进扎希尔家的大门了。

纪伯伦痛苦极了，向侯莱提出：

“咱们远走高飞吧！”

侯莱答道：

“一颗生涩的果实于你无益，摘下它却会使树木感到痛楚。果实，只有成熟后才会自动落下。”

纪伯伦去找马尔·萨尔基斯寺院里的神父，向他诉说此事。不想，反被神父训斥了一顿，怪他不该妄想娶贵族家的女儿。

无奈，纪伯伦和侯莱相约，在村旁的松林中作最后的话别。见面时，纪伯伦送给侯莱一只戒指和一只装着他泪水的小瓶子，侯莱回赠纪伯伦几块自己精心刺绣的手绢。黄昏时分，两人十分痛苦地分手了……

这件事，在纪伯伦的心里留下了深深的创伤。他懂得了，爱情并不能逾越门第和权势，而宗教，只是贵族手里的一个工具。在这样的社会里，爱情只是一只被权贵和神父折断了翅膀的鸟儿，失去了自由，失去了欢乐，失去了蔚蓝的天空，再也飞不起来了。

……

坐在巴黎圣母院附近一张凳子上的那位青年，想着这一切，心中十分惆怅。十年以后他在纽约出版的著名小说《折断的翅膀》，现在已经在脑海里有了一个初步的构思。

他站起身来，准备给最小的妹妹去买一件礼物。可是，他并不知道，就在这天，小妹妹因患肺病，已经永远地离开了。他们在波士顿华人区那贫困的家庭……

肺病，肺病，华人区里，病菌在污浊的空气中飞速地传播着。多少个中国人、阿拉伯人、爱尔兰人因为劳累、饥饿、贫困，染上了肺病，病死在波士顿的华人区里！

一九〇二年四月四日，小妹妹苏丹娜死于肺病；一九〇三年三月十二日，哥哥布特罗斯也死于肺病；一九〇三年六月二十八日，肺病又夺去了母亲的生命。

“快离开这个地方……”哥哥临死前对纪伯伦说。

可是，到哪里去？哪里是他们的安身之处？何处有他们的生计？只剩下妹妹玛尔娅娜一个亲人了。哦，玛尔娅娜，玛尔娅娜！她的眼睛和手中缝制的东西凑得越来越近了。为了她，为了自己，纪伯伦又能作些什么？

把这几年自己画的画收集在一起，他举办了一个画展，希

望能卖出几幅作品，换回几个钱。就在这个画展上，他结识了一个美国女诗人玛丽·赫克斯利(Mary Huxley)，改变了他的整个生活进程。

是玛丽·赫克斯利答应每月资助他七十五元美金，让他去巴黎美术学院学习。在那里，他结识了他的导师，法国著名雕刻家罗丹(Auguste Rodin)，阅读了大量英国著名画家、诗人威廉·布雷克(William Blake)的作品。由于纪伯伦刻苦学习，勤奋创作，被罗丹誉为是二十世纪的布雷克。

是玛丽·赫克斯利的资助，使他能在巴黎学习期间遍游罗马等欧洲大城市，大大地增长了见识和阅历。

是玛丽·赫克斯利帮助他修改每一篇用英语写成的作品，使它在语言上更加完美。

又是玛丽·赫克斯利拒绝了他的求婚，致使他直到离开人世，仍然孤身一人。

玛丽比纪伯伦年长十岁，但在纪伯伦看来，她仿佛是自己的守护天使，只有她，才是自己最合适的配偶。在他内心深处，也还怀着另一种想法，仿佛只有与玛丽结合，才能报答她对自己的恩情。他对两种可能的结果都估计到了，什么结果，都会使他觉得心安理得。

可是，完全出乎他的意料，当他提出了这一要求以后，玛丽却拒绝了。但他们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友谊，直至在纪伯伦临死前的最后一个晚上，陪伴在他身边的也只有玛丽一人。

一九〇五年，纪伯伦发表了处女作《音乐》，一九〇六年和一九〇八年又分别发表了他的两个短篇小说集《草原

的花朵》和《叛逆的灵魂》。在一九〇三至一九〇八年期间，他以《泪水与笑靥》为总标题，在《侨民报》上陆续发表了五十多篇散文诗。

据说，《泪水与笑靥》的题名，来自纪伯伦对侯莱的回忆。一次，当纪伯伦去看侯莱时，发现她正在流泪。看见他来，她立即破涕为笑。纪伯伦问：

“你这是怎么啦？”

“这便是泪水与笑靥。”侯莱答道。

纪伯伦在《泪水与笑靥》的一些篇章中，的确倾诉了爱情的欢乐和失恋的痛苦。但是，他远远没有局限于个人的情感，而是想到了广大民众，想到了黎巴嫩的苦难，华人区的贫困，战争的创伤，人间的悲痛。

《泪水与笑靥》，代表了典型的纪伯伦文风。这种风格，深受阿拉伯文和英文版《圣经》的影响，既不同于西方作家的作品，又有别于东方作家的文体。人们以后把这类文体誉之为“纪伯伦体”。纪伯伦的这些散文，诗意洋溢，在内容上有突破，在形式上有创新。人们称他是一位“用心灵的血滴和灵魂的汁液来写作的诗人”。他的这些作品，以及他在这以后所写的散文，在现代阿拉伯文学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。

一九一四年，《艺术》杂志的主编纳西布·阿里德汇集了这些文章，仍以同样的标题，为纪伯伦出版了他的这本影响深远的散文集。

一九一九年，纪伯伦的长诗《行列》的单行本由一位犹太出版商经手，在纽约出版了。

六十年以后……

一九七九年夏日的一个晚上，英国电台的阿拉伯语节目里播送了一个动人的故事。

几个阿拉伯的侨民，坐长途汽车出门。中途经过一个商业点，汽车停下休息片刻。

“诸位请下车随意喝点什么，二十分钟以后开车，过时不候！”汽车司机对乘客们说。

这几个侨民下车走进了一家咖啡馆，坐下后每人要了杯咖啡。当店主听说他们是阿拉伯人时，问道：

“你们带着什么好听的阿拉伯歌曲吗？把录音带借给我们放一下，让大家欣赏欣赏天方的音乐……”

磁带？正巧有人随身带着一盘，便交给店主。音乐声起，咖啡馆内顿时鸦雀无声。人人都屏住了呼吸，被这动人的歌声带到了远方。这是一支什么歌曲？谁演唱的？歌词都说了些什么？

“请给我们解释一下歌词大意吧！”在最后一个音节结束后，大约沉默了一两分钟，一位顾客这才低声地恳求道。

一个阿拉伯侨民自豪地站了起来，迎着四周一对对热切的目光，谨慎地用英语翻译着歌词，一字一句地念道：

“给我笛儿你歌唱，
万物奥秘歌中藏，
纵然一切都消逝，
笛声低吟仍回荡。

你可曾和我一样，
宁把森林作官墙。